



09132

水

西

會

語



水西會語

毅齋查鐸著

後學趙

繩祖

同校

文成公提掇致良知三字簡易直截真千聖學脉但傳失其真今之學者多隨其性之所近與先入之見有從虛入者有從寂入者有從樂入者久之各有効驗蓋平日精神游散一旦收拾入內自各有所見遂以爲本來面目從此受用不知此是光景既未見本來光景終歸消滅又復追尋舊景耽閣歲月殊爲可水西會語

惜孰若致良知之教切實可入此心之明皎如日星是非善惡毫不可欺惟實致其知由淺入微自日覺不同自此知不執於見即謂之虛不染於欲即謂之寂有自得之意即謂之樂千古聖學正脉實在於此故文成公晚年獨深信于此謂是聖門正法眼藏真是愚夫愚婦可以與知雖聖人亦不盡知學從此入自不犯病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一是皆以修身爲本單言身而不及心意知物何耶蓋吾人一身不是塊然一物通

身莫非靈氣自身之所主謂之心自心之所發謂之意自意之明覺謂之知自知之應感謂之物其實總是一身分疏指出蓋爲未悟者設法本來原無是四者其實又有是四者如一人有姓有名有字有號因不知其人細與指出及至覲面相見俱無用此矣故四無之說蓋因既見本體則名言俱忘若初學之士安得執四無之說至茫無入頭也

或謂天下之事變無窮良知安能盡知必加考索講求始得不知良知乃吾真心之所發也真心所在當

水西會語

二

致索者自會致索當講求者自會講求致索講求有未至者自會考求其至只是良知爲主凡此皆所不廢若當致索而不考索當講求而不講求致索講求未至而不求其至則此已是怠心已是忽心已是自是自高皆是不實致其良知之故能實致其知此處皆自不容已矣

或問致良知與循天理何所分別既致知矣又何云在格物良知者本然之善即天理也本然之善以知爲體蓋天性之真明覺自然隨感而應自有條理是

之謂天理天理者良知之條理良知者天理之靈明
致知格物者循其良知之發擴克之以極其至凡內
之念慮覺識外之視聽言動皆循其良知之天理而
不使有一毫之虧蔽也物無方體知無方體格致之
功亦無方體物無窮盡知無窮盡格致之功亦無窮
盡日就月將自有不容已者一有所息則旦晝所爲
又梏亡之矣故格物者乃聖門之實學沒身而已者
也

良知二字是就人命根上指出真體真是切實者明

水西會語

三

謂之不學而知不慮而能則本體自然一毫人力不
得與焉學者循其自然之本體無加損然後能致其
良知大學言如惡惡臭如好好色自慊而已未嘗致
纖毫之力此誠意之旨然未能皆出於自然則如註
所謂皆務決去而求必得之亦是初學要緊功夫此
處悠悠放過終無下落矣

良知與知識不同良知是天命之性至善者也知識
是良知之用有善有惡者也認知識爲良知則善惡
混矣如石中有火擊石火出神觸神應一毫人力不

得與焉此是用不離體所謂體用一原也禪家謂之石火之間卽乍見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是也知識則火從石中出後至於延燒燎原此良知與知識之辯也

致良知三字陽明先生自謂萬死一生中得來又自謂晚年見得益親切乃于聖正法眼藏今之言良知者多從言語知見上承接過去未曾深究實體徃徃認知識爲良知故多不得力當時親徃於門者多少豪傑先生且曰只一知字尚無下落至於致字且休

水西會語

四

說起後學可易言哉此致字即孟子擴而克之克字此克字不是克之於天下乃由一偏而克之於全體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動處正是良知然其端尚微中間爲氣質物欲間隔者尚多須一偏之動處深造究竟務究全體火然泉達皆指此幾之不息處不是達之於天下此即中庸所謂致曲也若據一端之善漫欲達之天下到得臨境依舊氣質欲忿橫發莫禁而向之一端不知何在矣此文成公之致良知與孟子之克四端其功一也

道不離日用學亦不離日用凡日用之視聽言動辭受取與莫非性之所發但其中有真與妄不知不識從直心以動者是爲天性爲真自私用智從習心發來者是爲情識爲妄其真與妄良知未嘗不知人惟不能循其良知是以視聽言動辭受取與皆失其則此學者所以貴致知也

今之學不得力者往往欲屏去事爲養靜數年始能立根不知靜是心之本體周子所謂主靜只是無欲惟動而不動於欲則得其本體之靜非外動而別有靜也吾人之心無不動之時凡神所到處皆動也不動而敬不言而信亦動也雖至澄然無事亦莫非動也若動處厭繁屏去事爲養成枯寂之體聖學不如是也

吾輩爲學難說盡無志只是悠悠志不能立惟志不專一故舊習私心浮心浮動俱得以乘之古人論持志終日戰戰兢兢如臨深履薄只爲此志不分若雖有志依違夾持雜物猶得以尚之即不可以言志志苟專一氣自從之一切浮氣妄動自然屏息予徃在

省中常有導聖駕上殿之差時適有咳嗽疾欲求代無肯任者不得已自行及至上殿侍聖側絕無一聲咳嗽若吾人持志果如導聖駕侍立之時有何浮氣妄動得以乘之

學者每論三教異同愚以爲始初立志時已自不同從佛氏之學者在於出離生死從老氏之學者在於長生久視此其志已從自身起念與天地民物不免分別若吾儒立志則欲明明德於天下天地萬物渾爲一體一物失所引爲己辜其懲忿窒慾遷善改過

水西會語

六

以不欺其自知之明者惟欲副天地萬物一體之懷二氏安得而同之

問用力與費力相去何如此如開眼平時平開困時睜開睜開亦是困時開眼之道不得不如此故費力即所以爲自然但不可太迫切耳困時眼以睜開而遂以睜眼爲常是因藥而生病也因眼必須睜開而謂睜非眼之本體是治病而不以藥也

今之論者有謂一醒之後再不消用功此皆無真志也曾子得聞斯道至臨終示門人猶曰戰戰兢兢如

臨深淵如履薄冰夫臨深履薄生死所關一或不慎則喪身失命故其戒慎自有不容已者志切也今學者視吾心之得喪果能如其身之生死者乎惟此志不切故戒懼之功或作或輟乍斷乍續總是立志未切志微且渺而分奪之者又大且衆一或不慎蓋有浸漬攙和而不自知者

或問即心即事之說何如予謂心與事分不得又混不得心廓然如太虛無有邊際日用萬事皆太虛之變化故心其本也致虛所以立本事其應迹故廓然

水西會語

七

太公而後能物來順應今於此心尚落情識未能廓然而徒於事上行得通融周匝即以為道安知非私用智乎致知格物原是體用一原但不從知上分曉即以外之應迹以為即心即事尚未敢以為然

心體原是寂然不動非強制之使不動也雖欲動之不可得也惟其亘萬古而不動故能為萬有之根日用之間千變萬化而不動者自若也學者不悟此體乃欲稿心死灰以求不動其為動也甚矣告子之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此正是不動

上用心孟子則從本原不動處求之此其相去甚遠也
問情識與良知既別陽明先生以知善知惡爲良知
此與情識何別曰善惡爲情識知者天聰明也不隨
善惡之念而遷轉也情識者未必不從知來既離其
根則善惡自混其去知也遠矣

問性與知有辨乎曰知者性之靈也岐而二之固不
可然性不容言若以知爲性亦未可也

吾人在會時莫只重言說肯默坐潛心只在良知上

水西會語

八

精察無容別念遷轉無容機智客氣舊習潛滋暗長
執吝不化果能如此體驗纖毫自不容掩自隨時隨
處莫非此心此便是緝熙光明當下格物工夫若會
時此心自此出門以應世故又是一心雖在此默坐
只是拘檢束縛又何益矣

問閑思雜慮實多不能禁絕柰何曰思慮原是心之
生機原是不息如何禁得易所謂何思何慮者非真
不思不慮只是時時在一致上便是如周公思兼三
王夜以繼日夫子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亦何嘗

禁絕但所思者皆眼前應感實事只是求復此天理是思而未嘗思慮而未嘗慮也此君子思不出其位也昔謝上蔡問伊川天下何思何慮伊川謂賢却發得太早既而曰正好用功人問上蔡當時發問之意上蔡曰當時問時實無思慮故有此問非伊川點破幾入禪去矣今學者有從斷念入者多蹈此病幾微之際不可以不慎也

問人之初念無有不善即欲初念保任不令遷轉此亦致良知否曰吾人半生習染已與性成初念雖善水西會語

九

未知徹底何如若即此保任是執知見爲本體非致知實功也湏時時著察若心體有欲湏加克治之功務令銷化久之真體可復此中着不得別樣商量此是致一功夫自初學以至聖人無二途轍此顏子所以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以顏子之資且不能無不善吾人自有知識以來世情種種已入心髓不從真知上著察光明但據見在知見便謂已得性體終日兀兀不過保任此體見成享用聖學兢兢業恐不如此此意極能誤人朋友中多有患此病者

不可以不察也

學者有守一念之明以爲功者此常惺惺法也靜時得力動即茫蕩爲其有內外之分也不知此靈原無內外原無動靜乃吾人之真體即道心之微也既見微體則天地萬物自不爲碍惟此一靈獨往獨來一切感物惟以此靈應之色色俱是見在全無倚傍即一字亦着不得其用功處極密全在一切不用處用天地萬物渾是一箇天地萬物之體皆我之體天地萬物之用皆我之用渾無區別此正是當下還虛到

水西會語

十

得了手處即是至命再無立命功夫但此無階可入無迹可循學者未悟多無撈摸處不知原是平淡

學者有從樂入者樂非意興乃真體之自然真體原是湛湛沉沉渾渾融融無斷無續無增無減即未發之中也有未發之中即有中節之和四肢百骸日醞釀於太和元氣之中一切事爲真如浮雲之過太虛不疾不徐優游自在即是鳶飛魚躍之意自古聖賢皆從此入道周子令尋仲尼顏子之樂即此體也堯夫云自從識破園中趣閑氣胷中一點無者此也若

無此意即真體受碍非真工夫矣須悟得真體始有真樂若未見此意即從此受用不免是意興久後自漸消索枯澁又或至於落狂妄弄精魄者皆未透真體故也學者犯此病者實多

本來真體乃天命之性人人具足以其歷劫不磨故謂之真常以其光明不昧故謂之真知其實總是吾性此體人人具足雖習氣牽繞真體自在不得而間隔之學者易動處只是七情若真體作得主定自時時清靜時時和平雖用情自不流於情也稍流即反

水西會語

十一

歸真是謂中立而和生也此方是入微脉路若外緣雖不能動無端妄念時或捺入在禪家謂之含藏識此難一時遽去要亦真體未透功夫未密也覺即化之而已不必苦苦克念也

本來不外真明然不是守一念之明通體俱是若心體雖明猶未透得通體皆是未是通晝夜而知須是開口開眼舉手舉足處處靈明遍滿方是真悟久之并悟亦忘蓋悟與迷對忘此方謂之了悟也

明道云高明之士多流入於禪只爲無撈摸處蓋吾

聖人之學簡易平實如二典三謨自明峻德親九族以至文命四達皆在人倫中真修實踐不容以意見承接佛氏之教單提直指本體可以言見承接故高明之士多樂於此不知吾聖人之學人倫日用之間各有自然天則兢業之心少忽即有過與不及不能盡道其間所謂不離日用常行外直造先天未畫前也其_心直從慎獨中來故人多漫過忽而不察也

楊慈湖不起意之說亦是悟後語但以之立教欲人皆從此入則未可意者心之動也吾人真性神觸

水西會語

十二

神應莫非自然纔一起意即如太虛忽作雲翳真體受蔽過與不及皆從此生故不起意之說見慈湖之獨得也但吾人習染既深當令其誠意切實功夫從人情事變上討求研磨有善即爲有過即反慾不留情忿不滅性久之漸見其體若徒令其不起意未免以虛見承接久之遂以意見爲本體及欲根竊發以意見參之自謂已得了手終身守此虛見於人情事變上不能合一此其爲害不小

聖人立教皆爲未悟者設法惟致知格物之教乃從

日用切實處指點出來自初學以至聖人同一途轍
內外隱顯寂滅俱在但學者尚忽意未曾實體驗耳
物非外也良知一念之微從無聲無臭中出見此中
色色俱有帝則不待安排不俟學慮格物者順其帝
則之流行不使一毫私意間雜於中苟無私意物不
待格而自無不格程子所謂無所污壞即當直而行
之者是也苟有私意格其不正以歸於正程子所謂
苟有污壞即敬以治之使復其舊者是也即如舜格
事親一格據其所遭變態不常舜惟夔夔齋慄終身

水西會語

十三

不敢忽易於此一忽即生怨尤罔念作狂矣以此推
之子之事親臣之事君弟之事兄朋友之相與莫非
此心真是步步切實終身無可忽易處以此脩身以
此齊家以此治國平天下聖學無餘蘊矣何處容得
虛見此千聖學脉之的傳也文成公本謂致知焉盡
矣者此是悟後斯可語此蓋此知既致則內外隱顯
寂感渾然一體更無分別若初學之士須從實地用
功若看得格物忽易則於良知尚未免看得空蕩無
歸非聖門之實學也

今學者有謂纔能覺悟本體則戒懼之功可以無用是說誤人久矣明道有云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只是敬也則戒懼原是本體覺悟而不戒懼則所悟者猶是虛見戒懼而非覺悟則戒懼者猶是強制殊不知戒懼即覺悟覺悟不息則戒懼自不息矣非覺悟之後復有戒懼亦非覺悟之後無復有所謂戒懼也若不知戒懼即本性自然之不息則所謂覺悟者亦非本性自然之覺悟矣堯舜之兢兢業業即是戒懼乃其本性原來如此所謂堯舜性之也但衆人習水西會語

十四

於放蕩之久失其本體故言戒懼然何嘗於本性增得一毫也

徃在省中時中丞陳右溪問予曰我今覺心中常有事放不下自省其實又無事不知何故予曰公任事忠誠當按楚時全省利害休戚時時在心無一事一息放過煉習既久故今雖無事常若有事此心凝聚如舊聖學正是如此此學原是無中生有惟精神凝聚既久故常覺有事不能放散此正是必有事焉君子乾乾終日者此也但君子之乾乾從真體上透來

此體原自不息故有事無事自不容息所謂死而後已者此也公從事上煉習恐事退既久此心不覺有漸放散矣願公究心此學

杜敬菴方文坡二兄來水西相聚數日予問敬菴五松九龍之會勤懇諸友興起者必多自家得力處多矣敢問何所用力敬菴曰只自一念之明於應感上此明不昧予曰此隨分量做去亦是文坡云聞之受軒師云功夫從應感用易混多不得力湏從寂上用予曰此念之明非寂乎從寂上用安可離感乎寂感

水西會語

十五

者時也吾人本來真體原無分於寂感惟真體在我則無感時雖寂然不動自是心意盎然即寂而感在也有感時雖應務紛紜自是條理安妥即感而寂在也真體原只是一若未見真體只從寂感上調停則有事時易落俗無事時易落空此師門宗旨不可忽而不察也

鄭維宗資性明敏胷中常有悠然物外之意志于此學已久每聞師友之言不屑屑於記憶至於言有切已當心處則默默理會曾見許魯齋云雖在千萬人

場中常知有我有當於心遂從此入十年前恍有開
悟旋復蔽塞然此意常在凡人情事變之交常常煉
習寂感有無之說常常叅透不輕放過去年忽然開
明洞見微體常與禪家數人同坐見其用功每曰我
只有這些兒在無來去無斷續亦不費些子氣力殊
不如爾等用功縝密猶未自信因朋友中有論一念
之明者予謂不如一念之微道心原是微的遂自信
依依不離者凡一月言言俱是絕無恍惚卜度之意
色色從實中透來不由語言而入故親切如此予喜

水西會語

十六

曰此微陽之復也從古聖賢只是這些子學入聖亦
只是這些子外此更無別伎倆矣聖人以此齋戒以
神明其德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所謂此者蓋有
所指也子既見此其慎養之維宗曰既生有親孩兒
豈有不知養者此自不容已也

周維禎從當下還虛上入功夫專一常覺此心一物
不着即此身亦空自信以爲有得有受用處朋友中
有言者俱不能搖動予詢其受用處曰但覺前念不
生後念不生當念一空予謂此中自有真宰不專是

空若真宰常在則念之動處莫非生生之機已往者不嫌知非未來者不嫌料理此吾人精義之學若未得真宰只在無念上求空又落頑空非真空矣到得過此以往未之或知始可言還虛此聖學也即上乘之禪亦不在念之有無上論曰對境心數起此宜更求自得爲是維禎頗以爲然曰今云一物不着所以不着者誰遂有省悟

董子誠自少志學從靜中入志意精專遂有所見自信以爲本來不知特光景耳非實際也嗣是日事奔

水西會語

十七

馳功夫散緩光景遂滅見亦支离猶時常追尋舊景近見舉似全未歸一不知吾人原有一竅生生惘然不昧處此天之明命良知之真體也故以思而得者不思則失以操而存者不操則亡此之真體則無斷無續不自得不操自存所云靜時得力動即茫蕩提起即樂放下即苦皆因未見本來故學不得力事未慊心耳然其未得力與未慊心處惘然不容昧歎然不自安處夫孰爲之耶是良知固自在也患在知未真信未及耳夫學以致用非空談也子誠信厚有

餘穎慧不足初於世事全未經練予嘗以迂濶目之
今無巧法惟無習舊見無動意氣從一念微處日著
日察一切應感凜然天命之在茲不敢一毫忽易則
眞宰在我習氣潛銷其於本來庶幾有悟入處以此
成身亦以此成親非二事也子誠最語

天地與人同此一靈竅此即是本來眞體原是無動
無靜又是常動常靜不涉聞見不落方體此乃是一
動一靜之間人惟不見本來此心無主故靜則落空
動則逐物若眞見得此體此心自是活動雖一切未

水西會語

十八

交常是惘然靜中有動雖萬感紛紜常是寂然動中
有靜也此是本體亦是功夫若未見眞體徒於動靜
之間調停終有何益亥子中間即一動一靜之間原
不屬時候是即天地以明人心此即是眞消息眞受
用也 以下六條答王維材問

夜間之夢即日間之思日間閑思雜慮既多夜間安
得無夢今云日間工夫可以作主恐尚是意氣把持
未知眞主若知眞主萬緣自放安得有妄意良知乃
吾人之眞主果能認得緝熙光明至於通晝夜而知

自無神遊之病即生今去此尚遠也

寂感一致人心本來原是如此只爲未見此體故有事未免逐於紛擾若果見得事雖紛擾此心常是寂然豈待山中間靜始有意趣此學原無分於靜鬧若是養病自有方便法門安得不省事此中良知自是明白然病亦起於紛擾此心無主所致知得如此受病即不如此是善養病亦即是學

天理即是一箇安得有兩端今於二者俱是未決恐不純是未免牽制於利害毀譽若是天理自合人情

東西會語

十九

安有不當處即有不當處亦知自反自修故質直矣而又好義察言觀色義以爲質矣而又禮行孫出信行此方是精義之學不從人身起念今人自私用智之習既熟發處未必純是天理及至不當人情處又不知自反只去陪奉世界所以無到岸時也

昔人謂傷生之事不一好色居多吾人諸動屬火惟藉一點真元之水制此衆火若在病中猶宜斷絕安得借孤陽不生之說誤人若彭祖御室之說尤屬不經無勞爾形毋播爾精亦可以長生此是不易之論

若病尤當慎重也

一動一靜之間與亥子中間總是功夫所謂調停火候也中間更有本體所謂真種子也會得時功夫即是本體若會不得只於功夫之間調停是猶以水火真空錙也本體只是良知然陽明先生云知得良知却是誰意可知也賢友之病多起於傷神即今以養神爲主凡日用應感一切用情處皆神之運用惟用而不用不著於情則神始閑賢友之資持正而近於執滯認真而過於顧慮夫人神本活而執滯則不活水西會語

二十

矣人神好清顧慮則不清矣神傷則精氣隨之飲食所以生精氣男女所以耗精氣故今慎飲食之節戒男女之欲乃其切要然莫便於近其人時與朋友相處熙熙皞皞調攝性情則神自易復今數年靜養猶不復舊者意或在此試思之何如

毅齋先生致仕歸不復有意人間世而惟日與
駕部程震川方伯蕭拙齋二公孜孜以講學爲
事欲使水西之學有所歸一一時從遊者日益
衆而竟莫能測其學之底裏此水西會語皆記

當時問答之言辨證之意學者讀之亦怖若河漢矣然吾嘗見張東山所作先生行畧云其學世所不闕而折衷諸氏系統餘姚乃所自得爲多又嘗見先伯祖星閣公闡道集叙云當時學姚江學者互相矜尚本無善無惡一語欲以無任而生心遂有謂惺惺朗朗靈明不昧有謂平平淡淡一毫不必用功者有謂學貴一悟悟則無復可修者偶有所見詭爲本來面目入於狂怪莫知其非先生悉爲辨正舉良知之說歸其

水西會語

二一

功於實致曰寸寸皆是小心時時如臨上帝凡以云救也此其爲功姚江不小即其爲功世道不小然則後之讀是編者合張東山與先伯祖之言而觀之亦可以知先生之學之所至矣嘉慶四年十二月後學趙紹祖識

白

水

質

問

白水質問

薦所徐榜著

後學趙

紹祖

同校

或問三教同異何如徐子曰道一而已矣夫曰三教便自不同比而同之是亂學術也

或問聖人之學與二氏之學何所分別徐子曰聖人之學夫婦之愚不肖可以與知與能者也二氏之學夫婦之愚不肖不可以與知與能者也異端也

或問今之論學者門路多端將何所適從乎徐子曰

白水質問

天生我原自有見成家當則自有見成門路舍其路而弗由別尋門路則吾不知也

或問大學聖經與中庸天命章旨意何如徐子曰互相發也戒慎恐懼即格物之謂未發之中中節之和即誠意正心修身之謂天地位萬物育即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謂也

或問聖經言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三綱領歸旨在何句曰明明德是也親民乃所以明其明德言明德而至善在其中矣故下文止言明明德於天

下不言新民亦不言至善

或問格物之功可通於家國天下否徐子曰除了家國天下更有何物除了修齊平治更有何物之可格敢問絜矩與明明德有以異乎曰矩即是明德絜矩即是明明德何異之有

又問忿懣好樂謂之七情人所不能無夫曰有所忿懣好樂則心在忿懣好樂矣何以云心不在焉徐子曰心虛靈不測感物而動喜怒從心則喜怒得其正而心在心從喜怒則喜怒不得其正而心不在

白水質問

或問大學言格物中庸言慎獨語孟言一言敬一言求放心旨果相符否徐子曰立言雖殊其義一也第求放心一語明白易曉耳先儒謂孟軻氏大有功於聖門信哉

或問中庸首言性道教三者歸重何句徐子曰中庸一部書總之言修道之教曰下文何以不言修道之事曰道率乎性修道須從性上修不睹不聞性也戒慎恐懼所以修之也故未發中已發和大本立達道

行天地萬物一以貫之矣

敢問修道何以謂之教曰教學原非兩事吾夫子云
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所求臣以事君未能正以脩
爲教也不修而能教人者妄矣

敢問中庸何以不可能曰中庸可能人自不能耳彼
百姓日用到是中庸柰不著不察吾輩纔有志學問
便要立名立名便要求異於庸德庸言偏忽了各人
仔細思量始識得中庸之難

或問道費而隱是矣既夫婦之愚不肖可以與知與
能天地聖人何以猶不能盡徐子曰使道遺於夫婦

白水質問

三

非道矣使道盡於天地聖人亦非道矣知道之不能
盡始知文王望道未見之心吾夫子憂未能之意矣
或問中庸之忠恕與大學之絜矩旨意異同何如徐
子曰忠恕卽是絜矩學者知絜矩之義則知忠恕所
以近道矣

或問武周之孝孔子以達稱達之義何居徐子曰此
孔子爲尊親諱也人子之孝莫大乎繼述武周之繼
述全非文王之志事故曰善繼曰善述釋善之義而
達之義可知矣達乃達權之達非通達之達也

或問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何謂也徐子曰此君子脩道之功也衆人在共見共聞上修雖非無舉刺無刺總屬色取終不可與入道君子於不睹不聞上脩則微而顯隱而見天地可位萬物可育矣中庸末章此二句之義疏也何疑之有

或問君子無入不自得得些甚麼徐子曰得從行上來蓋富貴貧賤夷狄患難各有當行之道君子惟行其所當然則無愧無忤隨在自得得即自慊之謂也如謂處患難不見患難處夷狄不見夷狄此老莊齊白水質問

四

物之說視聖賢中庸之道終隔一層
或問至誠能盡己之性是矣何以便能盡人之性盡物之性徐子曰至誠盡性豈能離人與物盡人之性盡物之性正是至誠盡性處若人物之性未盡則亦不可以言盡性矣

或問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何如徐子曰是即易傳所謂百姓日用而不知也曰然則夫婦之愚又何
以與知曰夫婦之愚謂之知可也謂之不知亦可也
知可易言乎哉

或問夫子謂公西華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夫不厭不倦夫子既以任之而他日又云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何也徐子曰學不厭教不倦者聖人之事而常若未能者聖人之心

或問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是矣然夫子志欲行周公之道而曰吾不復夢見周公又云吾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得非意必固我乎徐子曰意必固我皆私念也如出正念則周公思兼三王夜以繼日

白木質問

五

大孝終身慕父母焉得謂之意必固我或問爲邦之道大矣顏淵問爲邦夫子不告以大道而以行夏時乘殷輅服周冕樂韶舞告之何也徐子曰大經大法三代因之百世可知所損益者惟制度文爲而已故夫子酌而示之非語小而遺大也

或問何謂下學曰吾夫子所謂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是也然則何以能上達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敬其長愛親敬長非庸德乎而親親仁也敬長義也性由此盡命亦由此至非上達而何上達即在下學

中謂下學而後能上達非矣

或問子夏云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仕與學果有二乎徐子曰子夏文學之士也其所謂學蓋涉獵往言往行以資見聞者耳如以聖賢之言則仕即學學即仕也何優之有

或問無爲不爲無欲不欲莫是前日不爲而今何以爲前日不欲而今何以欲否徐子曰不爲不欲自是性體即當爲之時有不爲之性體欲之時有不欲之性體在若於前日事爲上尋討箇不爲不欲是謂一

白水質問

六

層膜隔萬重山矣

或疑形著明動變化有節次功夫否徐子曰是有節次無功夫若說剩有功夫則是誠容有未至也不謂能誠矣故夫一誠立而天下之能事畢矣

或問教學之義徐子曰古人以學爲教今人以教爲學以學爲教即物我兼成以教爲學則人已兩悞矣或問古人合言行爲一今人分言行爲二何如徐子曰古人合言行爲一患不能行今人分言行爲二患不能言如今講學有以虛無爲宗實踐爲粗者無問

敦行即言非其所言矣

世有以居官廉節自矜詡者或問之曰官而廉不亦媵脩乎徐子曰官之廉與婦之貞一也自是尋常本分事幾見有良婦而媵者而謂不媵者遂足誇張閭里哉故有以一飲恣貪與夫四知標潔者皆學術所不載也

漢潁公祖涖任寧國時每譚學問切要處云何者爲最難徐子曰不自欺爲難蓋臨民蒞政百凡言動皆可塗飾唯是真心密證不愧於暗室屋漏者乃塗飾不到處也

白水質問

七

水西會中有盛譚不思不勉自然之宗者徐子曰不思不勉是本體思勉是功夫蓋心之體惟此理耳無奈欲念與理念兩者交戰胷中從欲易從理難若不加存理遏欲之功安能聽欲之自去理之自還乎是故顏四勿曾三省無舍功夫而譚本體者也

或問邑故有水西會今吾里有藍山赤山會館毋乃贅而期不幾煩乎徐子曰離羣索居前賢患之事賢友仁爲仁之利器也一日暴十日寒如有萌焉何或

故夫館不越里會不擇期庶幾日漸月摩入芝蘭之室與之俱化而不自知也

或曰聞星源有項姓者與弟共產分時私田二十畝弟不知邑人亦不知也十年後入會中輒勃勃內不自安鳴之同志必捐田十畝與弟而後已若品何如徐子曰是之謂慎獨不欺是之謂改過不吝若講學者盡然將人有君子之行戶成可封之俗矣

一友問學貴懲忿每至人不是處輒意氣汹汹不能平是可柰何徐子曰學問路頭只是要成就得自家白水質問

八

是耳若知他人不是則我是矣何爭競爲

或問今學者專要養箇大頭腦分心與事爲二截靜與動爲二子何以得心事併動靜合也徐子曰舊誠有清心習靜之癖墮落今時窠臼逮任濟南時簿書填委應酬雜沓稍起厭倦想平時講究者成何學業故每於事上了心動中攝靜事來猝應事過便忘庶官事不至廢閣而心田轉覺安閒矣或問聞公任濟南時鄉之人有遠來謁見者羈留幾兩月竟無行賄干免之人其人缺望大怒而去濟南郡信無請托分

上者乎徐子曰非然也人情畏箠楚則思免苦贖緩則思減病冤抑則思雪某於獄訟清斷外有註誤者聽其候揖撫按時帶轎跟入到堂任彼從容分疏凡屈以求伸貧希脫罪者應時改謫不執初問成心此分上所由獨無也譬之赤子慈母爲之乳哺卵翼恬焉嬉愉自無容向他人啼號投他人懷抱矣

或有以詈人人受爲快者徐子曰出惡聲而人不敢反者鬼神之所不容也

公以萬歷壬午選貢入太學廷試第一明神宗

白水質問

九

御批天下文章當以徐某爲式公宜以文章名世矣而公顧勿欲也通籍後出守濟南脩兵辰沉羅定之間吏治武功播於天下而尤拳拳以講學爲務既從事於水西復與蕭方伯拙齋經營藍山書院又與蕭副使慕渠謀徙於赤山之麓迨告成而公卒於越之藩署矣然公講學之志在官在家始終如一日也今讀其書大旨與諸鄉先輩同而讀至出惡聲而人不敢反者鬼神之所不容不禁瞿然興也夫鬼神之道難知

世有忽鬼神以爲無而漫逞其欺人之力亦有
媚鬼神以爲有而冀獲其欺人之罪者余固無
以怵其心而關其口也公在濟南有楊化鬼訟
一事又有徐秀才返魂一事庶幾可以知鬼神
者而言之悚切如此世其可以戒乎時余偶有
所感故拈出此條言之嘉慶五年九月後學趙
紹祖識

白水質問

十

赤

山

會

語



赤山會語

慕渠蕭雍著

後學趙

紹祖

繩祖

同校

講學

蓋夫子有言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則學何可以不講也學以孔聖爲宗其自叙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此夫子一生經歷體驗工課非謙辭也至聖且然况吾人乎廼世之談學者上

赤山會語

超悟而迂躬脩夫悟與脩有二乎哉知味嘗味未有不嘗而知味者也知途適途未有不適而知途者也不言脩而單言悟是隔釜而羨甘美披圖而說路程者也其實非我有也設絳帳者捕風捉影環橋門者隨聲逐響言高青天行同泥淖身負膏疾廣施方書遂令觀者掩口非笑海內以談學爲諱大道晦蝕世路荆棘是誰之過與夫學求諸心而已矣自上聖以至於塗人其有弗同者乎聖何以聖吾何以不如聖只爲一種習心浮氣名根利關世情俗態纏擾到底

把自己一點靈竅填塞昏蔽如水本清而垢淆之鏡
本明而塵昏之學者正所以去垢拭塵復元來清明
之體也非有增於初也講學者藉朋友觀摩之助共
復此元來清明之體也非有增於吾也吾輩一歲二
會會僅三日此三日之外所習何業既已擔當此件
豈可虛度一生凡已痛者必攻其受痛之處療病者
必治其受病之源吾輩各各默省自講學之後平日
氣質躁暴處能消融否慾念纏擾處能解脫否世情
濃熖處能冷淡否精神渙散處能收斂否倫常闕失

赤山會語

二

處能竭盡否動念過差處能喚醒否良知洞然明白
一毫欺瞞不得於此果有得力處講學方有實益若
虛延歲月徃復如故則此會亦奚以爲夫悟有頓而
功有漸機常活而神常定志欲高而心欲下妄希頓
悟而土苴躬行侈言活潑而蕩踰繩檢未窺堂奧而
廣開法門皆非余所敢知也至于會講之時須平心
定氣肅容端坐虛懷求益即蕪蕘未必無補有如掇
拾話頭橫口盤駁即此便是妄心聽者徐徐分解彼
此均益若執定已見長喙爭辨是猶有能心謂朋友

規切之義何願與諸同志共勗之

又

世之談學者夥矣卑之一行自矜不知向上一着如
身處密室不睹大全弊也使人局而不張高之抵掌
性命緩步渺俯如露坐簷椽不蔽風雨弊也使人蕩
而不檢兩者蓋交訛焉學人之言曰學以同體萬物
爲宗此是的傳要語夙昔所聞疇能易之顧矢口易
覲體難親莫如兄弟宗黨矣幾能肫肫脉脉痛痒切
身者乎即子之於親誰不知愛而視人少則慕之時

赤山會語

三

最初一點真念頃刻不忘終是有間故曰五十而慕
惟大舜能耳庭闈尚然何況九州千聖學脈未可以
空言承當也又其言曰人只要當下認得已是天地
萬物公共之已凡視聽言動食色臭味總是活潑生
机不須防檢此語亦甚快便活潑云者悅樂之謂也
悅從時習來惡可已根孝弟真心上發生出來本實
先撥生意稿矣烏言活潑是又未可以意興承當也
吾輩今日會堂上默默自省於此如何言同體須要
養得箇仁體完完全全愛敬長仁民愛物週身血氣

榮衛無一處不流通聯貫方是同體實學言活潑湏
要洗滌得潔潔淨淨無一毫粘帶凡富貴貧賤顛沛
患難生死歿壽視如寒暑晝夜之遞遷了不動念獨
往獨來不憂不惧方是活潑真機痿痺不仁動言同
體葛藤不斷後言活潑饒說得天花墜亂於自己身
心不相交涉紙鳶木芝耳

又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時雨上矣次之而成德
達材又次之而蒼問淑艾隨時變化因材造就如大
赤山會語

四

造鼓鑄萬物各充其量今之教者不問初學久學上
資中資摘出最上一語開口便是這箇論事曰先要
明學論學曰只要悟性凡古今之以氣節稱者以功
業稱者以清脩稱者槩目之爲不聞道謂是數者不
足以盡道則可謂之非道則不可道豈懸空無用之
謂耶孔孟之後名賢代不乏人若漢之張留侯諸葛
武侯唐之李鄴侯宋之韓魏公范文正公司馬溫公
出處事業儘是合道難說不自學問中來特未嘗著
書耳川滄摠是河派邱垤摠是岱脈道未墜地豈謂

無人世之談者推尊濂洛諸君子中間數百年一舉而盡掃之寃哉夫子論天下國家可均爵祿可辭白刃可蹈舉人所視爲難者而極言中庸之不可能耳非鄙棄三者而謂不必能不屑能也其言克伐怨欲不行而曰仁則吾不知欲原憲默默體勘此不行處纖毫未能融化如金之在爐稍有些夾雜便不是十分純金故曰吾不知以待憲之自悟非抑之也世之談者一切曰爲亡當而過爲高渺之論初學之士平日功力未到驟聞此語精神彷彿志意飄蕩遂成放傲之習所關世道人心不小誰建旗鼓而令至是象山先生堯庫學問大進其自言曰某在人情物理上做工夫陽明先生初年習靜從龍塲憂患中大悟得力其言格物是誠意工夫何寺真切世儒坐紫陽大賢於堂廡之下直欲凌陸王二先生而上之誠不知其何見也

又

近世儒生交口而非譏談學者曰趨步舜也而心非也是濶名實而爲亂首縉紳先生亦羞言之蓋由一

二談學之輩立論過高其言天理人欲曰人欲即是天理言人心道心曰人心即是道心言操則存舍則亡曰本體上着不得一操字言克已曰克不了言莊敬曰恐犯手愈說愈元愈元愈惑遂令寡聞淺見之夫借一二儻侗之語以文其陋而嗜利規勢之徒借廣大圓融之說以濟其私觀者見其猥鄙無當掩口非笑噫此豈學之過哉學不講不明學非盛世之所宜諱也吾輩既名講學欲明此學如日中天人不吾議當求爲無可議立身行已徹內徹外上不媿天日

赤山會語

六

幽不媿鬼神俯不媿妻子浩乎如河海之無不容而涇渭亦自有分屹乎如山岳之不可搖而平易亦自可親出則參兩事業彪炳宇宙處則篤實光輝雖隱亦見此之謂大丈夫真豪傑衆具有目豈惟不爾誚讓其將以吾黨爲赤幟而翕然向風則茲會不有厚幸乎勉旃哉毋忘今日交儆之意

與弟登論學

吾郡會所頗多但議論未得歸一執辯求勝有如聚訟搃之不越修悟兩端主聞道爲上脩行次之一語

悟悟二字分不得先後亦分不得上次世上有一寺
在名義格套上做較那由仁義行的落第二層故曰
次若是真修修即是悟不修悟箇甚麼真悟悟即是
修不悟修箇甚麼此所謂一人而二名也辟之五穀
人人知味人人甘食知味便要食食口便知味何爲
上何爲次孟子曰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
下面緊接牛山之木一章聖賢教言針線縫密毫無
滲漏此是真血脈路吾人不從自己身上透骨切心
處着實理會祇憑聰明上見解氣魄上承當門面上
赤山會語

七

改換光景上玩弄平時指東畫西一臨事變手荒腳
亂神昏氣餒向來些小樣子撐持不定倚靠不得皆
由平時精神渙散工夫不熟致有此病所謂修者何
在悟者何在徒成一夢中語耳不佞少不知學冉冉
老矣吾弟資性篤實任道之器趑壯年發志務求實
學實用不負此生有聞幸以告我

識仁

頃閱家廣文伯穀問答錄論學者須先識仁詳哉其
言之矣無能贅一詞竊謂先識仁三字程明道先生

指示學者入門路頭到得工夫純熟時通體渾是仁
仁亦是名號安所事識曰識猶二之也行人識路若
家常路出門便是朝夕由是固且忘之安用識識人
識面自己耳目口鼻原是我的亦用識否乎未至湏
先識既至不湏識或亦明道教人之意吾人各各體
驗親切看得活用得圓豈但誠敬是存仁工夫防檢
窮索亦是存仁工夫千言萬語皆合併得來人患提
念不真耳真志於仁自會識仁如人發志願行路自
會識路無奈却步不前坐而謀路徑之迂直也是以

赤山會語

八

孟子有熟仁之訓

去障

一友問學要去障何如曰有富貴之障有功名之障
有道德之障勘得破時道德無障功名無障富貴亦
無障世之以障爲悟有矣聞見障矣聞見安可廢也
形形色色皆太虛中所有特不爲形色作礙耳一切
屏去憑藉虛見窳且有莽蕩之病亦一障也技能障
矣性靈中有自然作用此謂之才才可無偶人兀
坐動止湏人昧子宵行東西易向不傾仆也者幾

希亦一障也事物障矣人性中信不可着一物工夫
須從日用上練習曾皙浴沂風雩夫子第就見在而
與之世儒遂以爲千古絕學堯舜事業直將糠粃視
之操舟而不習柁棹吾知其蔑有濟也亦一障也局
隘障矣天地萬物信同一體然惟盡己性而後能盡
人性成己乃所以成物欲如大舜之與人爲善須看
得舍己從人樂取爲善處親切設後渡人而不先問
津胥溺耳亦一障也終日論學抗辯求勝障矣復叅
以禪語立地成佛由有佛心雷鳴何人不聞近火何

赤山會語

九

人不驚頓悟了手者誰乎原無風根徒據紙上經卷
摘取上品醞酬奉爲無價至寶談禪則不能離儒談
儒又不能捨禪人生精力有限到頭作何究竟是又
添一障也陽明先生云學問只求口減不求目增不
若將一切聰明見解瓦塊玉屑盡皆融化不留絲毫
於胸中直將生來一點靈明透露保任針針見血步
步踏實方爲徹內徹外有體有用之學程子曰廓然
大公物來順應只此八字學在是矣高明以爲然否

學者動言本體晰入毫茫夫本體人人自有不待言
不必言也所與朋友講究者實體工夫耳離本體而
言工夫鑿也遺工夫而言本體虛也即如禪家貴悟
然亦不廢修持達磨面壁十年歷盡苦魔而後成道
阿難親從世尊數十年幾墮法身而後得悟悟後修
持益堅直至滅度毫不懈散方始成佛譚何容易吾
人當以孔孟爲宗論語言時習中庸言慎獨孟子言
集義並不會離了工夫單言本體蓋本體不落形聲
不假思議待學者功深力到積久自悟不可以言語

赤山會語

十

形容凡可言者皆學問之功所繇以入於悟之路也
故曰真悟不解解悟不悟

戒慎恐懼

有疑戒慎恐懼爲此心之窒者審爾則堯舜之兢業
不如朱均之放傲矣有是理乎從睹聞戒惧者在見
顯上着意捫持便有厭苦之病有時戒惧有時不戒
惧從不睹不聞戒惧者在微密中優游存養有灑然
自得之意無時戒惧無時不戒惧蓋不睹不聞性體
也性體圓妙瑩淨活潑潑地所謂戒慎恐懼者非有

物在手而捧持之非有患在前而驚怖之正惟常存此圓妙瑩淨活潑之體不受塵縛不逐世勞似執非執愈歛愈舒吾無意於戒慎恐懼而戒慎恐懼自在也此性體也虞廷精一授受以至聖聖相傳皆不越此不言戒懼而曰見性性從何見種種情慾誤認爲順適天機究一無忌憚之小人而已

堯舜事業

堯舜事業一點浮雲過太虛是言堯舜許大事業於性分不加如浮雲之過太虛於太虛無與非謂堯舜

赤山會語

十一

事業當不得甚事也事業者吾心之發用也非事業則性體無處顯現而工夫亦無着落中庸言慎獨便說位天地育萬物言盡性便說參天地贊化育大學言明德便說齊家治國平天下蓋未有不能經世而可言學者未有不適於用而可言明體者吾人日用之間酬酢萬變無非事業經綸事業無非此心自非平日工夫入微涵養純熟一切習心習氣消化得盡臨事牽滯紛亂便有差錯安得井然有條此等處湏密密體察不可放過有等逐外遺內些小事業侈然

自足而不透元來真性是無源之水無根之木也又有沉空守寂而遺棄事業爲不足理觀流竭而可知其源涸枝枯而可知其根撥均病矣合而觀之廼爲全體大用之學

名實

論者謂學不可有名心所不可有者好名之心耳夫名安可忽也天下無無名之人亦無無名之善如忠臣忠是名孝子孝是名悌弟悌是名廉士廉是名仁人仁是名愛忠名便不欺愛孝名便不逆愛悌名便

赤山會語

十二

不做愛廉名便不貪愛仁名便不苛士人惜名檢畏清議疾沒世而名不稱名安可忽也顧名實也好名僞也爲之自我者當如是實也急人知而名焉僞也僞名人之所惡天之所忌王莽蚤死即不得與吐哺之聖並稱豈致有篡弑之惡名秦檜素有時望拜相之日朝士皆賀惟晏敦復有憂色檜不相豈致與其妻孥裸體跪伏於武穆堂堂廟貌之下市見牧豎皆得而鞭之檜之相葬之年天罰之也一時之富貴可竊萬世之令名必不可盜而得也此真僞之辨也不

此之辨而槩云名心不可有世人不察藉爲口實人獨有此名義耳非是則大防潰而行檢裂世風其何賴焉

狂狷鄉愿

狂者亦是檢飭的人只因氣局濶大功夫欠細密故曰狂狷者潔潔淨淨無一毫點污只多了有所二字便落方隅不能四面通達故曰狷局大收束易局小開展難故狷次於狂鄉愿過惡在一媚字王俊媚秦檜而陷武穆丁謂媚萊公而親嘗糞古今小人只一赤山會語

媚字壞盡人品結果了一生鄉愿是箇流汚不忠信不廉潔的人做箇老實恬淡的模樣是工爲詐而巧爲貪也故曰德之賊世人見放曠高張者目之爲狂狂如是乎是厚誣狂也見履繩蹈規者指之爲鄉愿鄉愿能如是乎是過譽鄉愿也倒置甚矣故不可不辨

楊墨子莫

孟子闢楊墨訾之爲無父無君等之爲禽獸夷狄痛惡之極此非盡楊墨之罪爲楊墨之言者之罪也楊

子初往見猶龍氏及其返也舍者與之爭席頓改換了樣子亦是最明快的人墨與孔子同時齊名公輸攻宋墨子善守亦是有幹濟的人惟是道理原是一個二氏分爲兩途一則爲己處着念過重一則爲人處着念過重纔着重便有病痛孟子就他一偏處極言形容之耳天下非一毛之所能濟摩頂放踵人情乎須活着楊之言曰人人不拔一毛人人不利天下而天下治墨之言曰萬事莫貴於義先立定主意不知通變其說之弊必至於禍天下後世此則楊墨之失耳子莫執中從楊墨上起見不是自心中流出便不能圓轉順應到得至常恰好處故曰無權孟子去楊墨百餘年而好異者標幟一氏之說借爲我以濟其自利之私借兼愛以濟其融通之術分門立戶聚衆樹黨言盈天下而世道人心壞亂極矣孟子安得不極力抵誹之

三聖人辨

赤山初會講堂上論及伯夷伊尹柳下惠一友問曰三子何以不入道統解曰道爲虛位屬在人身於

子則謂孝於臣則謂忠於弟則謂悌於友則謂信潔身則謂清覺民則謂任容衆則謂和皆道也則皆統也友曰序不云乎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並不會說及三子此說非歟一友解之曰所謂傳者虞廷十六字文王作彖周公繫爻孔子贊易孟子七篇相傳以此昌黎氏之言也孔傳孟子不及顏曾此二賢者豈在孟子之後耶友又曰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山

赤山會語

十五

亦甚不滿於三子矣解曰伯夷不是褊急的人觀他不念舊惡何尋寬洪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孟子就他清的一邊形容之極伯夷似江河特不如孔子之大海耳故曰隘柳下惠亦不是倨侮的人從焉能免我四字看覺占地步不如孔子只說磨而不磷涅而不淄不說人不能磷不能淄更渾融故曰不恭不由如三條正路那兩條路不如這一條路平易濶大人當從這路走不須從那兩路走故曰不由三聖人已到至處只爲孔聖一箇時字比倒了此當以分量言

吾人尚論千古直將鄒聖所尊稱爲聖者麾而置之
道學之外未敢以爲然也

四先生論

理學紹明於宋至我本朝而益光大之然從祀廟庭
者僅僅四先生典甚嚴矣論者猶不無軒輊焉姚江
尚已新會受學崇仁而超悟不由師傳河東視餘千
伯仲之間而於新會不無遜焉此學人之言也河東
之學亡論讀書言行錄句句精實即其官大理時巨
璫王振佑寵專橫擅行誅殺公與同鄉振引以爲重

赤山會語

十六

欲一見而不可得振姪王山濞肆誣陷人死罪公釋
之振怒喉言官劾公故出人罪繫獄議死公不爲動
夜讀周易不輟所謂素患難行乎患難無入而不自
得者非耶新會處此不過如是不能有加於河東之
上也死生一關最難打破閒論易臨境難支清當此
之際持得定應得閒非平時養深力厚未易臻此世
儒尊稱新會如所謂舞雩三三兩兩勿忘勿助之間
時勤歌咏所微不足於河東餘千者謂其仍宋儒窮
理之說未能脫灑夫窮理聖門所不廢孔子生知至

如辨萍實識商羊專車之骨肅慎之矢亦生時就知
乎新會蚤年於古聖賢垂訓之書無所不講後歸白
沙靜中有悟文成博恰淹貫隨叩隨應于凡禮樂刑
政兵戎錢穀之類靡所不該而致良知三字乃其學
問主腦則窮理安可盡非也之四先生者雖識趣分
量不能盡合其所至之域則同九原可作雖爲之執
鞭所忻悅焉何敢以意軒輕之也

立志

語曰士先志人有必爲聖人之志而後肯學聖人之

志

十七

學奈何立志者之鮮也寒之於衣也飢之於食也儒
之於青紫也皇皇焉如將不及至於學則謙讓未遑
語之以聖則退縮不敢也聖人亦人耳不學不可以
爲人飽食煖衣孟子之所謂近於禽獸紆朱拖金史
氏之所謂沐猴而冠者耳人可甘心爲異類乎間有
慨然自許者亦只是意念激發隨起隨倒難語真志
發志不真未可與立欲立真志在親師友人生自少
至壯自壯至老畢世精神惟是富貴一途嗜欲一念
深入骨髓自非藉明師良友時常觀摩規切透出一

種清味安能洗換一付俗腸露見頭面將終其身無
長進行矣信不可一日無師友也而交又不可不審
雖洪爐不擇鉛鐵而毒火亦能裂釜聖嚴損友易戒
匪人蓋其慎也凡我同志宜三復於斯

明史稱先生學過其兄而惜乎所著之不傳也
按葉玉城所作先生行狀有泉河紀畧古今倫
鑒諸書其脩兵雖陳時又刻有牧民要語讀律
員機行世今邑志皆不能一登其目則其書亡
久矣此赤山語錄一編先生以啟迪其族人及

赤山會語

十八

會中同志之語隨筆之所紀耳然論學有本末
雖宗尚餘姚而不敢以窮理之說爲非讀三聖
人辨四先生論窺豹一斑亦可以得其大概矣
嘉慶五年六月二十日後學趙紹祖識

